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魯

雜録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焉 說苑敬慎 本魯國先賢傳潤色數語

魯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

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于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二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術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頼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

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子術如吕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列子說符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于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韓子說林）

魯人有公孫悼者（淮南記曰王孫綽）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呂覽別類）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

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名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名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

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列子湯問）

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說苑尊賢）

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

輴淮南子說山註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說苑修文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静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胥踈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

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莊子山木

梓慶削木為鐻鐘鼓之懸兩端各有刻鏤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甞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輙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歟莊子達生

海鳥止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奏九韶具太牢鳥能眩視悲憂不食一臠三日而死非以鳥養也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莊子達生節文）

猗頓故魯之貧士聞術陶朱公家西河之上大畜牛羊遂成巨富今山西猗氏縣有猗頓宅（廣輿記）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麑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縱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三月一作一年）復名以爲其子傅其御曰秦西巴曩有罪于君今名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于人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見信韓子說林又說苑貴德又淮南子人閒訓

魯人有為父報仇于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仇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淮南子人閒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

過失暫廢其矜莊也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韓子外儲

左

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兒隨而啼婦人行不顧齊將追及問曰汝抱者誰也汝棄者誰也婦人曰抱者妾兄之子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母于子至愛痛甚于心今釋汝子而反抱兄之子何對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

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人猶知行義而況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云列女傳

魯秋胡子娶妻郚氏五日往仕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一美婦人採桑悅之下車與語曰暑日若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托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顧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遇豐年採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願

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吾不願人之金也所願子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收子之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與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所當馳驟揚塵疾至以悦其親今乃悦路旁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居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

子改娶也妾亦不嫁遂去而東投河而死列女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為而泣
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
也昔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騬吾
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
起兵而攻吴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
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吴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

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韓詩卷二

魯監門之女陶嬰少寡養母無强昆弟紡績為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貳也歌曰黄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鳴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

得已遂不敢復求列女傳

魯公欲高大其宮室而畏王制乃以時尺增一寸召班授之班知其意復增一寸進于公曰臣家相傳之尺乃舜時同度之尺也乃以其尺爲之度諸侯聞之爭召班

死洛志樂

列女傳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漆室女曰嗟乎吾始以子爲有知今無識

也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

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琴操　魯漆室女倚柱悲吟鄰人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耶何吟之悲也漆室女曰嗟乎吾憂國傷人心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歌女貞之辭曰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緑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疑清

兮懐忠見疑何貧生兮遂自經而死　一本作次室女

春秋戰國異辭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葉世華

春秋戰國異辭卷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晉

史晉世家周成王封其弟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子子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一本王作生

穆侯　文侯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

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史晉世家約左氏文

昭侯

元年封叔父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

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靖侯叔虞五世孫穆侯之曾祖也）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史晉世家）

晉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賦茮（茮即椒聊申公詩說）

詩序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曲沃强盛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賦揚之水詩傳 詩説同

詩序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國謀取其國而不知國人作山有樞以刺之詩序 詩説云唐人憂國之詩

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

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史晉世家

孝侯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是為曲沃莊伯史晉世家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孝侯于翼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史晉世家

鄂侯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之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平王當作桓王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史晉世家

詩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紀年 鄂侯五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於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於翼至相而還 六年

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伐晉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於家谷

哀侯　小子侯　侯緡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是為曲沃武公（史晉世家）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

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史晉世家

紀年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尚一軍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紀年　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

紀年　晉侯緡九年曲沃尚一軍異于晉

武公

晉侯緡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

獻公詭諸立史晉世家

曲沃儞弑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子貢詩傳

詩說　唐公孫儞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

詩序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詩序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

之請命乎天子而作是詩

獻公

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與其弟俱愛幸之史晉世家

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羣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多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史晉世家

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至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

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産之乘假道于虞地志今太原府靜樂縣有峽山晉假道于虞出此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史晉世家　韓子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晉獻公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

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與左氏異）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魏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太子不從史晉世家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于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史晉世家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

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_{史晉世家}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齊姜于曲沃上其薦胙于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于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公欲享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

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聞之奔新城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

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内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于新城史晉世家約左氏文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檀弓上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于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于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于死是惡吾

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于宗出困于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劒死說苑立節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令吾得國是失君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

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抜劒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劒而死新序卷七

又論衡語少畧

作衛獻公太子事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說苑立節　據左傳懷公立乃殺狐突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韓子內儲下

列仙傳　馬丹耿人也當晉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復為幕府正獻公滅耿殺共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晉獻公信讒晉人諫之賦采苓申公詩說　詩傳同　詩序亦云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紀年　獻公十九年公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

二十二年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于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

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而齒亦老矣史晉世家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

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紉涉血屨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于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

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說苑善說

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賦葛生申公詩說詩傳畧同

詩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晉獻公築九層臺荀息諫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卵于上公曰危哉遂止其役說苑或作晉靈公事地志今平陽府太平縣臺址尚存

重耳奔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姬譖殺太子

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史晉世家

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史晉世家

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

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兾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于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内驪姬弟生悼子左作卓子　史晉世家　約左氏文

二十六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

周宰孔止之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驗于是遂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

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

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于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史晉世家 列女傳乃約左氏文 戮驪姬鞭而殺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

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寳仁親以為寳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使者名）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檀弓下）

惠公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史晉世家

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之祀毋乃絶乎

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于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史晉世家

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于是丕鄭使謝秦未

還故不及難史晉世家

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

紀年　晉惠公二年雨金于晉

邳鄭在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兾芮實為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重言甘此必邳鄭賣我于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詳左傳僖十年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四年晉饑乞糴于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之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于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

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繆公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内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而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九月壬戌秦晉合戰于韓原晉惠公馬鷙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惠公以

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

卒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殺重耳于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史晉世家

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史晉世家

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史晉世家

十三年晉惠公病内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今

秦滅之我外輕于秦而内無援于國君即不起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迎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

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内應殺懷公于高梁重耳立是為文公史晉世家約左氏文

晉惠公時童謡云恭太子更葬兮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漢書五行志

春秋戰國異辭卷八

春秋戰國異辭卷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晉

文公

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二十一

年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履鞮即勃鞮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者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

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于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饑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

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内亂齊孝公之

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

咎犯乃于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

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

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

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懐女德竊為子

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符子 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謂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御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

淮南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

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

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傷于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于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

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于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

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

月辛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内應甚衆于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惟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歳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于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羣臣皆往是為文公懐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懐公夏迎夫人于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史晉世家間左氏文

地志　晉文公以蒲賂秦後秦還蒲因名其地曰蒲坂在今蒲州

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

倍主故得罪于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于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于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史晉世家

韓非子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齊桓能用管仲

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雖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于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今惠公朝

卒而朁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于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于前（又韓喻老篇亦載叔瞻事以為鄭人）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

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于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于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

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三千疇精練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韓子十過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一云里鳧須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因

盜從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餧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于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倒一作覆下同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

誠赦之罪與驂乘遊于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民自安矣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于國中百姓見之皆曰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韓詩卷一　又晉史乘　又新序卷五小異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

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君乃見之韓子難三詳左氏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

尚自惡也而況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云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黴音梅晉文棄其卧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故辭歸　淮南子說山

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以上亦見晉史乘

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巳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

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相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宫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

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說苑復恩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帯難出居鄭地來告急于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地志介子推姓王名光山西臨晉人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懐無親内外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巳

力乎下冐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効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史晉世家

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宫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

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史晉世家）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

朝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達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吾將以成子之名推曰推聞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于其君者則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無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避寢三月號呼期待之不肯出以為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新序卷七 又晉史乘龍蛇之歌諸本各别今備載之以志異同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廪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說苑復思

此亦介子推之訛

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龍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

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呂覽介立

琴操　介子綏割其腓股以餌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終匿于山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綏遂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拾遺記魯傳公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燒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為慈烏則其類也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說趙成子與遊旦有黄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

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顔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輿一作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

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說苑復恩又韓詩卷三少異又晉史乘又呂覽當賞篇稍畧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史晉世家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

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于是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缺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于是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興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于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遂霸諸侯呂覽不廣

文公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

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為附庸晉於是始大史晉世家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十日一作五日下同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

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衛一作溫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事見左僖二十五年而此較詳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韓子外儲左上又晉史乘又新序卷四畧同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明主者不恃其不我

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韓子外儲左

又晉史乘

晉文公問于狐偃曰寡人甘肥周于堂巵酒豆肉集于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于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

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為慎產公因而迎殺之失其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于圃陸（圃陸當即被廬之誤聲相近耳）期以日中後期者行軍法焉于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狥百姓（此與傳大異）百姓皆懼曰君于顛頡之貴重如彼也而

君猶行法焉況于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于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楚人戰城濮大敗楚人迈為踐土之盟一舉而八有功韓子外儲右

又晉史乘

文公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于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

衰為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晉師入曹數之以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

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文公從之而楚成王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

王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兵次于城濮已巳與楚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懼

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盟史晉世家

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史晉世家

于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嘆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惟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成王怒其不用言貪與晉戰讓之

子王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于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衞侯壬午晉渡河北歸國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史記晉世家與左氏小異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

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于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史晉世家

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戰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史記晉世家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

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韓子外儲左　又晉史乘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盼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說苑權謀

列子說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

此也公竊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貉人伐其北

鄙又晉史乘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一作仁義之事不厭忠信戰陣之事不厭詐偽君亦詐之而已足猶厭也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

敗楚人于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上首也　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始終足以霸矣呂覽義賞　韓子難一畧同末云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又淮南子人間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

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說苑權謀

晉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患災禁淫慝薄賦斂宥

罷戾節器用用民以時敗楚於城濮呂覽原亂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說苑君道　又見晉史乘　又韓詩外傳卷七畧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所與居皆其所侮

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晉史乘又韓子外儲左

文公七年晉秦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史晉世家

初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

無禮不禮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欲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賢士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楚楚成王慢焉去楚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之晉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

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于其君者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于鄭呂覽上德

史記鄭世家晉于是欲得叔瞻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瞻言瞻聞言于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瞻瞻死而赦鄭國瞻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瞻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　史云瞻自殺與國語異

紀年　晉文公七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說苑反質

又晉史乘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子當賞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不敢固辭乃受賞呂覽不苟又新序卷四又晉史乘

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死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委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公曰子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

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韓詩卷二 又晉史乘 又史記循吏傳稍畧

新序卷七 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于生毋失于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乎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

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見𦤎季其廟傳于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

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說苑建本又晉史乘

晉文公問于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耶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說苑至公又晉史乘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于冀鈌對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末也

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慧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晉國之福也晉史乘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說苑

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賦野有蔓艸子貢詩傳入唐風 詩說同 詩序思遇時也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

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賦杕杜詩傳詩說同 詩序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于海内 淮南子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尹文子 又尸子

晉文公問政于舅犯舅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說苑 政理 又晉史乘

晉文公問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說苑政理又晉史乘

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韓子外儲左較國語

少略

晉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為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授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

大夫勿罪也說苑尊賢

又 晉史乘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于朝自今以後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

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主道而罪當死發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新序

卷二　又

晉史乘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曰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

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于廟曰孤寔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悅信其道而行之

不懈遂至于伯新書卷六又風俗通卷九稍畧

晉文公出獵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于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

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返吾漁所新序卷二又晉史乘

晉文公田于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亡亦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其人安在君曰吾未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

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新序卷四又晉史乘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

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新序卷二又晉史乘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于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嘆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韓子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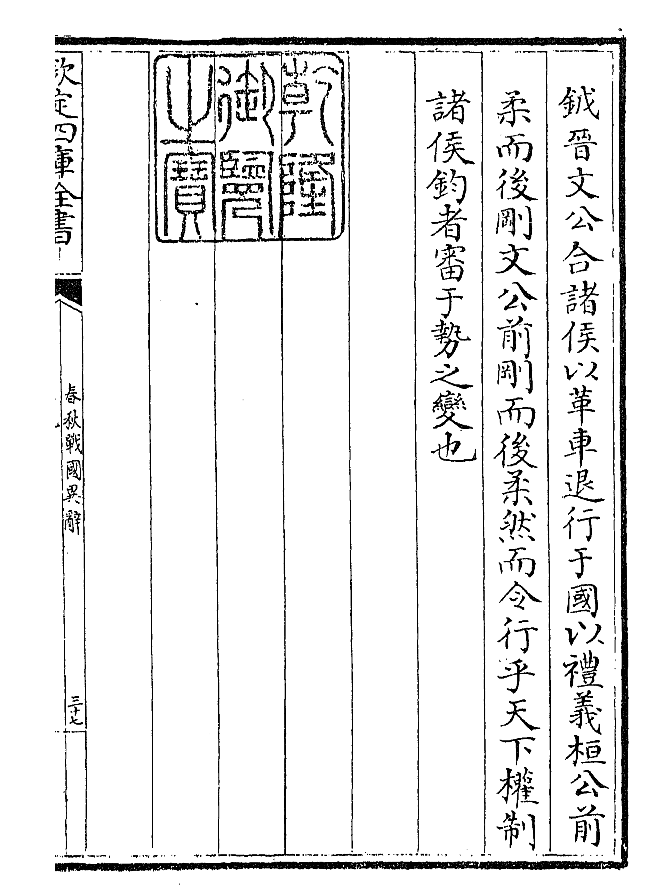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散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說苑政理又晉史乘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

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及炙熟而髮不焼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毋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韓子內儲下一作晉平公事

九年冬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于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史晉世家

淮南子 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



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于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于勢之變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九